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七

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七

谷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說劍第一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三

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見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

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用周者
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
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
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
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

谷十

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
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
王乃悅之今夫子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
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太子乃與見王
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

王曰予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如何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

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
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
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
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
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

各十

二

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直之無前舉之
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
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
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
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

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鈇直之
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
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
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
四封之內無不賓服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
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
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
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
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
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

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
王安坐定氣劔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
宮三月劔士皆服斃其處也

郭註無聞

呂註莊子之制行願曳尾於塗中而不為

谷

太廟犧牲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說劔實

三

所未聞蓋借此以明道之所用無往而不
可耳能止其君之喜好而安其國之危則
其澤之所及亦豈小哉故有道者有時而
為之許其事而辭其幣明君子之不可以

貸取服其服用其禮所以同其事然後言
可入也夫天子之劍以天下爲之所以言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
後之以發先之以至此所以用神器之道
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也能知其本末輕
重之所在與其所以論制之法持行之時
則用之而天下服矣自燕溪齊岱至渤海
恒山喻天子之劍以天下爲之自五行刑
德至下絕地紀喻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
人可以御神器故臣諸侯而天下服此唐

虞三代已試之效也莊子之所以爲劍者
如此文王聞之芒然自失乃知已所好者
非真劍也諸侯以一國爲劍故以士言士
者民之望也知勇居先故以爲鋒清廉居
次故以爲鏑賢良倚以爲幹者故爲脊忠
聖植以爲本者故爲鐔豪傑則吾所持而
行者故以爲鈇爲國者觀其所以爲鋒鏑
鐔鈇者合與否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
可知也天下一國大小雖殊其所以用之
者在精神之運則一而已及問庶人之劍

則正指王之所好以救其失劍士皆服斃
其處明所以勝剛強者如此而已矣
疑獨註人情之所篤好者物不能奪況居
人上勢高心侈言不可入道不可化者乎
故趙文王喜劍而莊子以劍士見因其所

卷十

四

好寓意於其間陳天人之道及天子諸侯
庶人之事以感動之遂能止文王好劍之
弊言天子之劍必以鄰國與夫山海之險
爲之鋒鏑鐔鈇包裏而繞帶之制論以五
行刑德開持以陰陽四時故能逆之無前

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非天下至
神孰能與於此至論諸侯之劍則資治於
人故以知勇清廉忠聖豪傑為鋒鏑鐔鈇
是以用之如雷霆之震無不賓服者矣又
問庶人之劍答以即日所好無異鬪雞氣
盡力憊而死言用小術不足以治國也與
齊宣王好勇孟子對以大勇義同王聞其
語心懷愧負繞食而不敢餐於是不能
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謂聞莊子之言能

悔過也

碧虛註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法天地
神化法四時故政修於境內而遠方慕其
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是以天下
為劍豈直太阿干將比哉趙文王之喜劍
傲吏所以進說其旨在乎神武而不殺者

谷十

五

也古有寶劍名曰含光視之不見觸之不
覺影無曲直響無清濁匣於廟堂之上則
威懾四夷用於敵國之際則一童子佩之
却三軍之衆若乃示之以中虛開之以外
漠運之以無形發之以無作進退而鸞舞

麟振屈伸而鳳騫龍躍又何事乎杖御長
短敦校遲速較等搏腰領斬斫死傷而弗休
止耶夫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
之劔者一夫之勇象於鬪雞一旦命已殂
矣何用於萬乘之國哉

劉槩註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
捐小而慕大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若
其不與已同雖利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
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說客之言
者蓋寓至理於微眇必假言而後獲也物

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
斬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
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絕趙
王終身之好石固其理也夫突鬢垂冠曼
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
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
尊其所說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
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
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
事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調而應之物而

畜之則衆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
其道哉若夫枉己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
說劍似求合矣蓋自盜跖漁父皆非已事
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相攻而理固微矣
若按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卷十

六

膚齋云垂冠不高其冠如世所謂烈士巾
曼胡麤魯短後不襜也語難以語相詰難
示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發後先至將擊
必匿之勢敦斷也以劍相擊斷鐔劍刃缺
劍把四時五行日月陰陽皆順造化自然

之意上決浮雲下絕地紀形容其所用廣大三繞所食之地而不敢坐愧弗自安王既感悟不用此戲劍士皆退服自斃於所居之處也

褚氏統論南華立言明道高越九天深窮九地闢闔造化鬼神莫測及其引事物以為喻則不出乎人間世之談而玄機妙義隱然于中有足以覺人心救時弊者說劍一篇辭雄旨微鏗錞千載豈浪鳴哉漢書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

顯則劍術其來尚矣故漆園借此以發
曾中之竒或者泥於形似遂認爲說客
縱橫之論經意一失指夜光爲魚目者
有之伯秀不揆淺陋竊考南華所以言
之旨申爲說云趙國以喻一身文王喜
劍心牽於利欲之譬也太子悝患之猶
志有所覺而不能制心之失求莊子止
王所好喻推理以勝之也所陳三劍言
其理有優劣具眼決擇差等見矣十步
一人言其鋒莫當千里不留行言其用

捷速養神之全者似之天子以鄰國爲
固諸侯以賢士爲幹庶人恃匹夫之勇
耳以趙王之尊而好庶人之劍是昧德
性之至貴趨物欲之至卑日夜相擊於
前又惡保其無損鬪雞之喻卑之甚也
欲有以救其失而復其初非繩以至理
不可及其理勝欲消所存者正性則翻
毒刃爲神器亦無所事乎心矣此由失
以求復不免艱難而得之是謂勉強而
行成功一也所云天子諸侯庶人三劍

之等殊喻稟性之厚薄趨向之高下而成功有優劣也古之君天下神武而不殺者皆得此劍以神其用豈直太阿干將比哉於是趙王繞食而不能餐禮義悅心芻豢有不足美者使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言心以動虧性由靜得得性者復吾本來之真亦由無所得也趙王不出宮三月則能守之以靜養之以虛成性存存而不變矣劍士皆服斃其處以喻即時心死蓋工技者去和技

者息回視所謂神器亦與之俱化又何
有天子庶人之別哉從太子之請而辭
其幣與魯仲連存邯鄲而不受千金義
同卒能止趙王之戲好而安其國茲又
寓治道於其中而不廢也蓋南華痛憫
世人耽於物欲失性而不自知故創為
是論以明復性者在乎中有所主防欲
如讐心纔有覺即推理以勝之不待乎
劍士夾門日夜相擊然後求夫善說者
以止之也此寓道於技以立言而解者

往往以外象求合使正大之理為之久
湮併陷至言於辯者之囿可為太息茲
因鑽研至極遂悟反流歸源庶符立言
本意云子玄於是經得其心髓雄文奧
論與之並駕爭驅獨此篇不著一語使
人深造而自得之也恐或者於此乎致
疑故不得不辯



